

阅见世界

2026年新年伊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编辑的《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一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笔者在2025年8月访问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期间,曾走访多处库库特尼文化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并有幸参加该书在罗方的相关发布活动,深感本书的出版凝结了中罗考古学家共同的心血,了却几代学人心愿,也解答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世纪之问。

长久遥望:和仰韶文化的关联之谜

库库特尼文化是距今6600—5000年出现的一种铜石并用时代的彩陶文化,主要分布在罗马尼亚境内喀尔巴阡山东北部的摩尔达维亚高原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与其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存在乌克兰的黑海西北部地区和德涅斯特河中上游地区也有发现,被称作特里波利文化。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共同体,是东欧平原到黑海北岸地区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

这样一种年代遥远,又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史前文化遗存,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考古学家,乃至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研究对象?

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这是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前文化遗存。在仰韶文化发现的最初阶段,中国的其他地区尚没有考古工作,不能给这种以彩陶为特点的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提供可靠的对比资料,因此,仰韶文化的发现者、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将仰韶文化与在中亚发现的安诺文化和更加遥远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进行了比较,发表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论断。中国早期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史学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也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时至今日,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学家的持续努力,我们现已在黄河流域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若干种文化,明确了仰韶文化产生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并有逐步向西发展扩散的趋势。

安特生晚年根据在中国的一些新发现,修正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这种盛极一时的说法被学术界彻底否定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只是解决了仰韶文化自身的来源和发展去向问题,并没有同时说清安诺文化和特里波利文化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化之间到底有没有交流和接触?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考古学家没有机会走出国门,去近距离观察和研究那些遥远国度中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这个课题一度是中国学术界无法回答的难题。

实地发掘:多布若瓦茨遗址

201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罗马尼亚的多布若瓦茨遗址进行了连续4年的考古发掘,专题研究库库特尼文化时期的彩陶和聚落。在这期间,中罗双方学者通力合作,把历年来的库库特尼文化核心分布区摩尔达维亚高原发现的彩陶进行了梳理,精选出200

《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

中罗早期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解读

水涛

1

2

3

4

5



件标本编辑成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图录收录了中国学者陈星灿、李新伟,罗马尼亚学者科尔内莉娅·马格达·扎拉罗维奇等人的3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学者研究库库特尼文化的心路历程和罗马尼亚学者对该文化的基本认识。图录以300多页篇幅,分早、中、晚3个阶段,详细展示了库库特尼文化彩陶的不同器型、不同花纹母题的艺术风格和特征。图录最后附录了200件标本的出土地点、馆藏编号、器物特征描述、参考文献等详尽信息,便于研究者核实材料和进一步比较研究。全书文字说明使用中英文双语标注,体现了严格的国际学术规范意识。这是中国出版的首部有关库库特尼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代表了我们对库库特尼文化研究的认识水平,堪称一部中罗早期文化交流研究的经典力作。

那么,这部考古学研究著作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学术新知?

依据罗马尼亚学者研究,库库特尼文化早期阶段的遗存,存在于距今6600—5900年,主要分布在东喀尔巴阡山的山前地带、摩尔达维亚高原的山间谷地,以及普鲁特—德涅斯特河的河间地带。其后

早期的人群逐步向东和东北方向扩散。早期的聚落可区分为中心聚落、次级聚落和季节性聚落,最大的聚落面积可达400万平方米。聚落的布局一般为椭圆形或圆形,外圈有防御性的环壕。聚落中的房址多以圆形或半圆形成组排列和布局,单个房屋的面积大、中、小不等,在25—100平方米之间,有的有附属建筑,用作贮存杂物或进行手工业生产活动。聚落的中心有大型建筑,应为公共设施。库库特尼文化人群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小米、豌豆等,饲养的家畜主要有牛、猪、绵羊和山羊,狩猎和渔捞经济的比重较小。

制陶业是该文化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制作方法以泥条盘筑法为主,也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大部分陶器以彩陶为主,总占比高达50%—80%,甚至更高。这些彩陶一般在白色或红色陶衣上以红褐彩或黑褐彩构图。部分器类如杯、碗、器盖、豆、器座等的内外表面通体施彩,另一些器类如罐、瓮等,一般仅在器物外面施彩。彩陶图案的构图母题比较多,早期以几何形纹样为主,有连续的螺旋纹、连续的菱格纹、连续的水波纹、三角

纹、S形曲线纹等,完整画面图案繁复多变,不具有左右对称或中心对称的特点。中期以后,构图母题中出现了多重同心圆构图的连续螺旋纹,且画面分布多为四等分或六等分的对称结构,并出现植物针叶纹、鸟纹、蛇纹、奔跑的食肉动物纹、人形纹等写实纹样母题。施彩风格多见黑红两色的复彩构图纹样。器型组合也有相应变化,显示出库库特尼文化在1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早晚阶段的文化面貌出现了复杂的阶段性变化。

文明表征:彩陶花纹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如果把库库特尼文化各阶段的彩陶与仰韶文化的彩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无论在施彩风格、构图母题和主要器类等方面,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仰韶文化不是受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如果把库库特尼彩陶和在中国西北甘青地区发现的彩陶相比较,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因素,这些相似性表现在器物造型、施彩风格、构图母题等多个方面,如连续的菱格纹、四大圆圈构图的同心圆纹、复彩风格的动物纹等,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彩陶中时常出现。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阶段,即马家窑类型时期的彩陶风格主要受仰韶文化晚期类型遗存的影响。但到了马家窑文化的中、晚期,即半山和马厂时期,彩陶的整体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且这种变化很多时候不能从马家窑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找到合理解释。距今4600—4000年,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是否与更加遥远的西方彩陶文化发生了直接接触或某种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这是需要在今后的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的学术课题。

彩陶纹样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发展演变关系,也体现了创造彩陶艺术的人群所具有的审美观念和社会组织结构特征。中外彩陶研究的成果一再表明,创造出辉煌彩陶文化的人群一般从事着定居的农业生产。彩陶母题花纹的纷繁变化,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示出江河安澜、五谷丰登的生活图景。

从罗马尼亚东部那些一望无际的河谷平原,到中国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大地,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大暖期气候和环境背景下,各自孕育出独立发展的农业文化聚落,其稳定的食物生产方式,保证了人群的长期有效增长,也产生了创作和拥有彩陶制品的审美需求和社会条件。我想,这正是中罗早期文化发展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我们理解彩陶文化,进而深化文明互鉴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

图①至图④依次为:彩陶带盖高圆足罐座(库库特尼文化早期三段)、彩陶钵(库库特尼文化晚期一段)、彩陶鼓腹罐(库库特尼文化晚期一段)、彩陶大口罐(库库特尼文化早期二段)。

以上图片均选自《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图①为罗马尼亚雅西摩尔多瓦历史博物馆藏,图②至图④为罗马尼亚巴克乌县“尤利安·安东内斯库”博物馆综合体藏。

图⑤: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遗址航拍图。多布若瓦茨遗址是库库特尼文化时期的重要聚落,自2019年开始,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考古工作者持续对该遗址展开考古发掘。红框内为多布若瓦茨遗址的发掘区。

罗马尼亚考古队供图

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我们会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人接续传递这项古老技艺。”

如今,莎草纸已经成为埃及的文化名片。埃及旅游部门正积极探索将制作莎草纸的村庄纳入旅游文化体验路线;文物部门严格监管古代莎草纸文献的修复与研究;教育部门则尝试将莎草纸制作作为传统工艺课程引入校园。与此同时,莎草纸正以新的形态走进现代生活与全球市场。不少埃及企业通过文化博览会等平台,向世人展示由莎草纸制作而成的艺术品、灯具、笔记本等文创产品。过去,莎草纸曾作为出口商品和知识载体,连接起埃及与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交流;今天,它通过国际展览会议与文化交流活动,继续扮演着文明使者的角色。

莎草纸的故事,承载着书写媒介的变迁,展现了人类如何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在时间长河里存续记忆,并将古老智慧融入当代生活。在一张张被阳光晒干的莎草纸见证下,埃及文明正在新的环境和土壤中继续生长,书写未来。

本版责编
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
rmr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
蔡华伟

圣吉米尼亚诺随想

尚嵘峥



从意大利佛罗伦萨驱车前往锡耶纳,满眼尽是绿意。丘陵连绵起伏,小麦与牧草随风摇摆,成片的野花点缀其间。路过农庄,门前瘦瘦的丝柏树高耸入云。在油画般的托斯卡纳,无数游客追寻的正是这般诗意的田园景象。

艳阳渐强,忽然,一座遍布塔楼的小城出现在丘陵之上,格外挺拔,它就是圣吉米尼亚诺,我此行的目的地。

圣吉米尼亚诺因交通驿站而生。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伊特鲁里亚人在圣吉米尼亚诺附近的山丘顶部定居,发展出小型村庄。到12世纪,由英国宗教名城坎特伯雷经法国通向罗马的法兰契亚纳朝圣之路穿过村庄,无数过路者在此休憩、停留,村庄成为驿站,规模逐渐扩大。

彼时,圣吉米尼亚诺产的藏红花香料和维维恰葡萄酒销量大增,令城镇经济迅速发展,14世纪上半叶,镇内人口达到鼎盛时期的1.3万。其间,贵族和富商建起一幢幢象征权力和财富的塔楼,低楼层用来居住,高处用来瞭望。最多时,圣吉米尼亚诺的塔楼超过70座,城内高塔如林,石板路上商贸往来,小城堪称“中世纪的曼哈顿”。如今人们看到的圣吉米尼亚诺,大抵就是14世纪遗留的风貌。

车驶过狭窄乡道,到达300多米高的山丘顶部。最先迎接我的是高大威严的城墙,砖石伤痕累累,砌得密不透风,杂草奋力挤出石缝,目之所及皆是被历史抚过的斑驳沧桑。

繁盛、热闹与喧嚣,在14世纪中叶戛然而止。黑死病袭来,圣吉米尼亚诺人口凋零、经济衰落。几个世纪以来,它仿佛坠入时光的漩涡,不为人知。直至20世纪,越来越多游客来到这里观赏独特的塔楼群,才为这座静默数百年的城市带来生机。

圣吉米尼亚诺的建筑群受12—14世纪佛罗伦萨、锡耶纳和比萨的建筑风格影响,珍视建筑同质性,堪称中世纪建筑典范。1990年,圣吉米尼亚诺历史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单从色彩搭配上,城市建筑多为黑、棕、灰等

色系,甚至连意大利人钟爱的百叶窗都是咖啡色的,当地人对建筑同质性的遵守延续了数百年。

走入城中,面积近14公顷的历史中心仿佛被时光凝结于某个中世纪的午后。街巷狭窄,厚实高大的砖石建筑林立,色调昏沉暗淡。正当我对重返中世纪深信不疑时,窗外晾晒的衣服随风摆动,摆满鲜花的阳台都葱葱,吃得胖乎乎的橘猫优雅漫步,一个个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又把我拉回现实。举目四望,眼前的灰色石质建筑犹如画框,定格下远方蔚蓝的天、雪白的云和青翠的田。

跟随人群移步城中心,来到三角形的水井广场和四四方方的大教堂广场。我仰望周遭的塔楼,塔楼也凝视着我。尽管经历了漫长的衰落,仍有14座塔楼保留至今,坚固沉默地屹立城中,其中最高的是54米的格罗萨塔楼。它四四方方、棱角分明,高耸入云的塔体极少开窗,通体密实森严。进入格罗萨塔楼,要先穿过一座小型博物馆,才能到达塔内空间。这里极为空旷,站在底部仰望,只有紧贴墙面的黑色回字形楼梯一圈圈环绕着通向塔顶。自然光线透过塔体开窗洒入,将塔内照得亮堂堂。我很快爬到塔顶,极目远眺,城镇与乡野层次分明,田园风景如画般铺陈开来。

像格罗萨塔楼这样的文化遗产,如今常被当地政府和民众悉心守护。意大利文化部、圣吉米尼亚诺市政府都对历史中心的建筑和景观制定了保护措施,改造历史建筑必须经过批准,要使用传统材料和技术,确保“修旧如旧”。

日落之后,游客散去,店铺打烊,圣吉米尼亚诺重回宁静。我乘车离去,再次经过连绵起伏的山丘,路边的麦穗与牧草随风摇曳,令我想起圣吉米尼亚诺跌宕起伏的命运。时光荏苒,许多曾经辉煌的城市沉寂于历史的尘埃,只能靠断壁残垣想象过去的辉煌。如此,圣吉米尼亚诺是幸运的,古老的建筑永远定格下鼎盛时的模样。当朝圣者的足音远去,游客接踵而来,古老城市里换了种养猫狗的居民,广场上飘着现磨咖啡的香气。塔楼之城从未沉睡,它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人间烟火里。

下图:圣吉米尼亚诺塔楼景观。

尚嵘峥摄



漫步罗卡角

杨晓杰



罗卡角是一处海角。它位于葡萄牙最西端,毗邻大西洋,因该国著名诗人卡蒙斯的诗歌“陆止于此,海始于斯”而闻名。

据历史记载,15世纪起,一批批欧洲航海家船队从里斯本港口出发,经过罗卡角,驶向大西洋深处。其中,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由此南下,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彼时的罗卡角是欧洲人眺望世界的窗口,见证了人类认知大陆边界的一次次突破。

站在陆地的尽头,我想到一个词——“海角天涯”。回望身后,是绵延万里的欧亚大陆。遥望前方,是无遮无拦的茫茫沧海。大海波涛汹涌,奔腾着向着美洲、非洲而去。一缕天光穿透云层洒落海面上,深蓝的大西洋漾起粼粼波光。我再读石碑上那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心中生出别样感悟。地理的终点并非前行的桎梏,此处的边界也可以是全新征程的序章。

罗卡角的风吹过数百年的沧桑,掠过漫山盛放的野花,一遍遍摩挲着崖边的石碑。这伫立在欧洲大陆尽头的海角,镌刻着地理的坐标、文学的诗意,留存着人类永不停歇的探索热忱。

告别这片苍茫山海,我也将奔赴下一个远方。